



十八羅漢 醫者的容顏

在青澀的年少歲月裡，若不是從信仰中找到力量，
那個在人前希望滿溢，在人後卻苦於人生何義、想要自我了斷的孩子，
到底會在哪兒浮沉？
更別提他能因此甦醒，
為了傳播愛，毅然踏上行醫的旅程，

有病人喚李文星醫師：「救『星』」；
而「比家人更像家人」是病人對他每天殷勤巡房的真心話。
對李文星來說，病人「教會自己對生命的豁達與尊重！」

猶如百年前前仆後繼來台的傳教士醫師，
李文星從馬來西亞到台灣，
在嘉義大林蔗田中的大病院中，
膚慰眾生。



十八羅漢之十一 為愛而來

大林慈濟醫院放射腫瘤科主任 李文星

文·圖 / 于劍興

地下二樓腫瘤中心診間的電話響個不停，剛送走一位病人，李文星旋即起身離開診間，往模擬攝影室走去。之前腔內治療的病人已經離去，現在是為另一個癌細胞轉移病人做治療前的準備。屏息幾秒鐘後，他迅速的在檢查影像上勾勒出需要執行放射線治療的區域，留待醫療團隊成員進一步完成治療計畫。

爾後，他又疾步回到診間，迎接著下一位病人的到來，待會兒，還要抽空到心蓮病房照會病人。在李文星柔柔的語調中，總能感受有一股溫和卻韌性十足的穿透力量，讓病人與家屬的心都安住當下。雖然灰白的色調已經悄悄攀上了髮梢，李文星邁勁的步伐，未曾稍減；因為信仰的虔誠，他對癌症病人的愛，始終熾熱。

不過，在找到人生方向之前，李文星曾經有過年少的徬徨無助。一度，怎麼也找不到的是「生命的意義」，「自殺」的念頭，竟日不斷在腦海中盤旋著。但因緣來時，總讓人難以思議！不僅點燃起了他的生命火炬，蛻變而出的力道，益加撼動人心。



其實，李文星成長的太平市在馬來西亞是一個有山、有水，並且還有一座博物館的古城。「但可能是衛生條件差吧」，祖籍福建，在馬來西亞出生的李文星說，「病痛在國中以前總是緊緊的纏著我」。滿頭的癩痢，甚至長到臉上、手臂上，疤痕到現在都清晰可見。此外，每個月幾乎都會生一場病，更讓

老師叫他做「東亞病夫」。也不知道母親是從哪裡求來的秘方，治癒了癩痢，而身體則是在國中加入童子軍後，好了起來。

找到生命力量的源頭

加入團體活動對李文星的健康有幫助，內向的個性也開始活潑起來。在馬來西亞只要念半天的書，到了下午就和童子軍夥伴們到森林裡面步行，學習野外求生、烹飪、園藝、沖洗照片等技能，李文星拿到了十幾項的童子軍專業牌照。



李文星在青少年時期找到信仰之後，生命不再灰暗，彷彿重獲新生。

當時在李文星的生活充滿了目標性，更有一群朋友一起，在野外蓋房子、搭橋，樣樣都難不倒他們。到了高中階段，在學校擔任過許多幹部的李文星甚至擔任學生聯盟的主席，生活多采多姿，功課也很好，但空虛的心情卻也開始醞釀。

「和朋友在一起時固然快樂，但回到家時，常莫名的空虛起來」，李文星說，「很難去解釋，也許是少年不識愁滋味吧」！當夜晚降臨，空虛無情的襲來時，好像只能從不斷的瘋狂中麻痺自己，但自己究竟為何而存在著？「自殺」的想法就這麼開始蔓延開來。

在擔任高中聯盟主席時，基督教開始進入到校園裡。有一些朋友開始去加入教會活動，看在李文星眼裡簡直是「背叛」的行為。「一開始很排斥，因為和其他華人家庭一樣都是道教的信仰」，李文星說，當朋友漸漸離開自己去參加教會活動，覺得他們背叛，於是就常常作弄同學。他去打同學的左臉，再搬出聖經說的要連右臉一起讓人打，但說也奇怪，同學們真的都不回手，尤其，他真的看到他們氣質和個性的改變。

出人意料的結局在不久後來到。有一回和學生聯盟的秘書相約要討論活動，但是她堅持要參加完團契再說。抱著等也是等的心理，李文星索性也進去，但也因此讓他彷彿獲得新生。「當天分享的人說，自己曾經是個流氓，甚至曾經把人殺死掉」，李文星說，「但那人卻

和自己所描述的過去有如天壤之別，而現場平靜喜樂的氣氛竟如泉湧般盈滿心頭」。於是，他向主禱告，祈求把自己的空虛拿掉，而自己，竟然像是重新活過一般。

透過醫療傳達愛

「在準備考大學時，一個人住在外頭，有一次發燒到無法起身」，李文星說，「自己開始虔誠向神禱告。一覺醒來，病也好了，內心非常的篤定」。一直到現在，每當自己要做決定時，就會有一股聲音出現，就像當年決定要以醫師為職志般。「主耶穌也是一面傳道、一面醫治」，李文星說，那是一份憐憫之心，基督教的博愛精神和佛教的大愛精神是一樣的。「如何把小我擴大到大我，不能只用言語告訴人家，更要身體力行讓人家感受到愛。」

「醫療是讓大家能夠感受到愛的好方法」，因為信仰，讓李文星確定了行醫的道路，他認為，除了可以進一步幫助人家，而因為有愛，更會讓醫療變得不一樣。「當愛與醫療結合，才是良醫。」李文星說，既然神託付給自己這樣的使命，他就要扮演好這樣的腳色，發揮生命的良能，「神給了自己五兩銀子，就要想辦法再生出五兩、更多的銀子。」李文星說。

除了宗教，一個溫暖的家庭，同樣是老天給李文星最大的福份。

遠遠地就看到父親在巷口的身影，在

台灣行醫的李文星難得回到馬來西亞，拉著行李快步的迎向前去，給父親一個擁抱。從小印象中一派嚴肅的父親，依舊沒有太多的表情變化，但在知道孩子要回家時，父親算好了時間，迫不及待的來到家門外要看著離家千里的遊子，哪怕多一秒鐘也好。一起走段路回到家裡，父親仍然顯得沉默，但桌上已經堆滿可口的點心；每天早上父親會準備好早餐，等待懶洋洋的孩子從美夢中醒來。透過行動，那份深刻的愛已澈入心扉。

「長大後才知道父母的辛苦！」李文星說，當自己嚐試和父親溝通，父親終於逐漸卸下與孩子間的「面具」——放卻中國傳統家庭嚴肅的長輩形象，願意常展歡顏、更願意談談自己的生命，讓孩子進入他的心靈世界，也贏得孩子的尊敬，讓孩子們知道是父母無悔的愛，造就孩子幸福的未來。

李文星在孩子中排行倒數第二，加上功課又好，從小到大都是在父母的呵護下成長。但父親的處境截然不同；爺爺奶奶孩子生得多，在貧窮的鄉下縱有一些田地，又怎麼夠分？父親既然是長子就該扛起重任，遇上當年的南洋熱潮，父親便搭上自己也不清楚要去哪的船，就這麼揮別了故鄉。

「剛到馬來西亞時幫人打工，從早上工作到晚上十點，但只供吃住，沒有分毫薪水」，李文星說，「父親在惡劣的環境下，沒有放棄希望，慢慢地攢了些

錢，才開始做些小生意」。一直到幾年後，李文星的父親終於有能力把「童養媳」的「妻子」和李文星的大哥，從故鄉帶到馬來西亞，父母親到這個時候才正式結婚。

李文星的父親開過布店、咖啡店，每天早出晚歸，其實賺得錢並不是很多。要養活六個孩子，還得靠母親的一副好手藝，以及選買食材的功力。她把孩子養得很健康，「母親不想讓人家看不起，不僅很會煮東西，連孩子的衣服都自己做」。李文星說，感受不到絲毫比別人差的地方。

就像在「十戒」中提到的，要孝敬父母，在佛教中也強調行孝和行善兩件事不能等。李文星說，了解到父母親的

愛，也體會到行孝必須要即時，他和兄弟姊妹們開始去擁抱父親，告訴他「我們愛你」！父親那般興奮之情，溢於言表。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彼此打開了心房，開始去了解彼此的心靈世界。

病人朋友，身心皆療癒

悲欣心情交錯，用純潔的心在下一站，重新來過燦爛人生……¹

緩緩地，李文星唱出對靜方²的懷念與祝福。在醫院的追思會場中，他到靈前，要送這位情同家人的朋友最後一程。

儀式中，他勉強地將淚珠留在眼眶打轉。「靜方是我的病人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

我敬佩她對生命的熱愛，她善解人意、永遠面帶微笑」，李文星說，「即使治療效果不如預期，她仍然說感恩！」雖然再也聽不到她爽朗的笑聲、優美的喉韻，但是靜方在病痛折磨中散發出的從容與熱能，是送



總能聽見李文星以柔柔的語調關懷病人與家屬，讓他們放心、信任。

給每一位醫療人員、病人、志工最珍貴與受用不盡的禮物。

關於李文星與癌症病人的不解之緣，要從「志願」選擇談起了！

從馬來西亞來到台灣念書，李文星逐步實踐對傳愛的許諾。在實習前，他想到自己喜歡小孩，往小兒科或婦產科發展是不錯的選擇。但是當他到放射腫瘤科實習時，主任的一番話讓自己釐清了紛亂的思緒，也開啓了他對癌症治療、安寧療護的志向。「癌症病人需要更多的愛心，陪他們走一段路。」

醫生的一句話，對病人和家屬卻可能是天與地的差別。李文星在實習中發現，原來自己可以再多做一些，而這些可能比醫療更有效果。「看到病人很辛苦、親人很痛苦。如何在最後一程拉他們一把？！」李文星說，醫生可以對他們丟「石頭」，直接宣判沒得醫治；或者可以選擇伸出援手，告訴他們，「讓我們一起來想辦法、努力看看！」重要的是如何讓病人和家屬感受到愛！有時，儘管無法達到期盼，但能夠讓病人走得更有尊嚴。

腫瘤科的治療效果沒那麼快，因此「滿足」往往是在於心靈的溝通、人與人之間互動橋樑的建立。李文星在馬偕醫院放射腫瘤科住院醫師的第四年，安寧療護概念的雛型出現。「剛開始雖然有區分末期病人，但也會摻雜腫瘤的病人。」

李文星說，「碰到很多病人無法接受

我的關懷、採取排斥的態度」，但是當自己真正開始用心對待病人時，有些病人甚至成爲自己的好幫手，會去安慰其他的病人。

向病人學習怎麼活著

就像，在大林的病人靜方，因爲李文星醫師的呵護，她告訴陪伴的志工，李文星醫師「比家人更像家人」！而在大林的醫療團隊則因爲靜方的現身說法，體會究竟該如何去活。

靜方來到醫院後，預估可能僅有半年的存活時間，但是她憑著對父母、子女的愛，以及學佛的定力，無視於病痛的折磨，甚至先生選擇在此時與她離婚，她依然談笑風生，快樂渡過每一天時



李文星從馬來西亞來到台灣念書，逐步實現傳愛的許諾，當他到放射腫瘤科實習後，結下了與癌症病人的不解之緣。

光。「其實，靜方給我的更多！她對人的尊重、對生命的豁達」，李文星說，那是自己不一定做得到的，而儘管她有那麼大的病痛，還不吝於把時間分給其他的病人。

許多病人因為靜方的鼓勵與關懷變得更有勇氣，「吃得下飯嗎？白血球多少？退燒了沒有？」總是可以看到靜方穿梭在各個病房之間。大家開始接受自己病情，並且與醫師配合，而相互關懷成為病房的特質。李文星說，有時根本不需要解釋太多，病人就已經接受自己，願意把生命交給自己。

儘管肺部發炎、很喘，但是靜方告訴李文星醫師，「本來就這樣，還活著呢！」原本感到無力、內疚的李文星因為靜方的鼓勵而重新振作起來。「她自己都沒有放棄自己，做醫師又如何能放棄病人？」

李文星沒有後悔最初的選擇。因為當病人情況不斷惡化，讓自己感到深沉的挫折時，這時病人家屬的諒解，一聲「謝謝」，讓醫生有勇氣繼續走下去。

那一天，在靜方的告別式中，來自合歡山的大飛雁花恣意飄落，一地的繽紛中，有靜方最喜歡的紫色。親友、志工，還有她口中的家人——李文星醫師，大家一同見證著在腫瘤病房的溫馨故事，原來醫病可以像是朋友，可以像是一家人。

愛無所不在

「只要把愛心做好就好了！」

慈濟醫療志業副總執行長林碧玉的一句話，帶給李文星的鼓勵很難言喻。

「宗教醫院比較沒有成本觀念，是以愛為出發，而愛是不分宗教的！」抱著這樣想法的李文星，決定到花蓮慈濟醫院一試。

為了病人，大家都卯足了勁做著。「我們有一組人，包括社工、志工、家醫科，大家定期開會」，李文星說，「那時心蓮病房雖然還未成立，但是大家已經積極地在做安寧療護的努力」。「記得，當時有一位女病人已經到了癌症末期，劇烈的疼痛，深沉的絕望，對家人、同居人都是惡言相向」，李文星回憶著當初給予關懷的難度。

但李文星始終相信，愛的行動能化解一切困境。和醫療團隊殷勤的到她家裡為她止痛，耐心的陪伴，半夜三更呼叫器一響，李文星刻不容緩的趕去她家。終於，「慢慢打開她的心房」！李文星說，病人變得很合作，對於家人、同居男友憤怒的態度也軟化了，後來，也願意到病房做治療。

病人最後的心願「結婚」，也在證嚴上人的祝福下圓滿！「其實，病人在末期時，也不應該放棄」，李文星認為，「病人的態度雖然有敵意，但只有懷抱著慈悲的心理去同理她的心，才能真正有機會去拿掉她的心防，取得信任，而那是一種長長久久的付出」。儘管辛苦，李文星說，「你可以從病人身上看

到人性的善、生命的光輝。病人改變了，四週的氣氛也被改變了，那是一種善的互動。」

正因如此善的互動，讓李文星不斷走下去。如果沒有愛，醫療就會是冷冰冰的！

讓我們開始聆聽

護士告訴李文星，有位病人在昨晚發燒了。李文星查房時並沒有在面前流露憂色。「聽說你昨天很熱情喔！」他這麼開了場，一句幽默拉進了彼此的距離，化掉了莫名的擔心。「苦中作樂，心情會好一些」，李文星總是去安慰、鼓勵病人，儘管不樂觀，也要讓病人知道並沒有放棄他，醫生，會永遠在身邊支持他。

從花蓮慈院再到大林慈濟醫院服務，不論是那位能夠圓滿心願的病人、靜方，或是更多更多其它的病人，「聆聽是最重要的！」李文星相信，當病人來時，只要站在她的立場去思考，其實，和病人真的不用講太多，只要用心，病人就能感受得到。「醫生要認同病人，給她時間能夠講自己心裡的話，試著去分擔她的苦。」李文星說，到末期的病人，也知道自已治療不好，也知道醫生通常要告訴他什麼，這個時候，關心就更顯得重要，他已經很不舒服了，而醫生願意坐下來陪伴，那種醫病的默契、感受，應該是再深刻不過了。

當大林慈濟要成立放射腫瘤科時，



李文星發現，醫生的一句話，對於病患與家屬有決定性的影響力，所以他會告訴癌症病患「讓我們一起來想辦法、努力看看！」。

院長林俊龍告訴李文星，希望要有「大愛」的文化在其中，要讓人文與醫療相結合。和李文星立志行醫、付出愛的願望是如此契合。「唯有自己喜歡、享受這樣的醫療工作、把感情和心力全副付的投入，才是醫療的真義。」他是如此堅持與深信不疑的。

註1：「悲欣交集在心蓮」。作詞：靜憫、作曲：慈云。

註2：大林慈濟醫院癌症病人，二〇〇三年四月往生。